

安徒生童话

(三)

(丹麦)安徒生 著

秦晓军 编译

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书号：ISBN 7-5371-2027-5

版权所有：北京焐子工作室

类别：经典童话

出版时间：2004-8-25

字数：28

内容提要：

安徒生童话是世界上著名的童话，其世界童话史上广为流传，其故事的寓意深刻，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领悟到生活的真谛，是拓展儿童思维的法宝，助其提高想象的空间。其中的每个小故事都经过精心选编，值得一读。

安徒生童话

目 录

评 奖.....	(637)
一串珍珠.....	(640)
一.....	(640)
二.....	(643)
老单身汉的睡帽.....	(648)
白雪女皇——一个关于“永恒”的故事.....	(662)
一面镜子和它的碎片.....	(662)
一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664)
一个会魔法的女人的花园.....	(670)
王子和公主.....	(678)
小女强盗.....	(685)
拉普兰女人和芬兰女人.....	(690)
白雪皇后宫殿里发生的事和最后的结局.....	(693)
瓶 颈.....	(698)
做出一点儿成绩来.....	(708)
识字读本.....	(715)
老橡树的梦.....	(722)
瓦尔德玛·多伊和他的女儿们.....	(729)
安妮·莉丝贝特.....	(741)
踩着面包走的姑娘.....	(752)

聪明人的宝石.....	(762)
孩子们说的话.....	(779)
守塔人奥勒.....	(782)
1.	
第一次拜访.....	(783)
第二次拜访.....	(787)
墨水笔和墨水瓶.....	(789)
墓里的孩子.....	(792)
哥哥和弟弟.....	(797)
搬 迁 日.....	(800)
两只公鸡.....	(804)
“ 美 ”	(807)
沙丘的故事.....	(815)
伯尔厄隆主教和他的亲戚.....	(853)
乘邮车上来的十二位旅客.....	(859)
蜗牛和玫瑰树.....	(864)
一枚银毫.....	(867)
老头子总是对的.....	(872)
雪 人.....	(878)
普 赛 克.....	(884)
冰 姑 娘.....	(898)
小 鲁 迪.....	(898)
走向新家.....	(905)
叔 父.....	(910)
芭 贝 特.....	(914)
回家的路上.....	(924)
拜访磨坊.....	(926)
鸸 巢.....	(930)
客厅的猫透露出来的新闻.....	(933)
冰 姑 娘.....	(935)
芭贝特的干妈.....	(937)
2.目 录	
表 哥.....	(940)
邪 魔.....	(942)
在磨访主家里.....	(945)
夜间的梦幻.....	(948)
结 尾.....	(949)

3.

评 奖

设了一个奖，噢，应该说设了两个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以此来奖给那些跑得最快的。当然，这不是指某一次比赛谁跑得最快，而是指在全年的比赛中跑得最快的。

“我得到了头奖！”野兔说，“如果参加比赛的人在评选委

员会中有什么亲戚和朋友的话，就更应该公正无私。蜗牛居然得了二等奖，我认为，这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话可不能这么说！”亲眼看到颁奖的篱笆桩说，“评奖时，也得把勤奋和毅力考虑进去。许多有地位的人也都这样说，我也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蜗牛的确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翻过门坎。在这场对它来说是飞一样的赛跑中，它把大腿骨都折断了。它是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在跑，更何况它的背上还要背着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表明，它是值得嘉奖的！——因为这样，它才得了二等奖！”

“你们也应该把我考虑进去呀！”燕子说，“我敢肯定，在向前直飞和急转弯飞行方面，谁也没有我的速度快形象美。我什么地方没有去过呢？我飞的地方远着呢，远着呢！”

“是的，这也正是您不幸的地方！”篱笆桩说，“您整天到处游荡！天气一冷，您就离开家乡，跑到国外去了。您一点爱国心也没有。因此，根本不会把您考虑进去的！”

“整个冬天我都是住在沼泽地里的！”燕子说，“假如我整整一个冬天都睡在那里，我会不会列入评奖对象呢？”

“如果您能从沼泽女人那里开一张证明，证明您确实在自
637.

己的祖国睡了半年，那么，会把你考虑进去的！”

“我本来应该得到头奖，而不是二等奖！”蜗牛说，“我很清楚，野兔之所以拼命地跑，是因为它自身的懦弱，它总觉得自己的后面有什么危险就要降临了。相反，我却把赛跑当做一种使命。在完成使命时，我还挂了彩，摔断了大腿！如果说谁应该得到一等奖的话，这个人只能是我！——不过，我不愿意借题发挥，我也讨厌那种做法！”

蜗牛吐了一口唾沫表示自己的不满。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每次评奖，至少是我在评奖中的投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慎重考虑的！”作为评选委员会的评委之一，树林中的那块老路标说，“我总是按照一定的顺序，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密计算，才投下那一票。以前，我曾有幸参加过七次颁奖活动，直到今天，我的意愿才得到真正的满足。每次评奖时，我都有自己确定的原则。决定一等奖时，我总是按照字母的顺序从第一个字母往下顺数；决定二等奖时，我总是从最后一个字母朝上倒数。现在请您注意了：从第一个字母A顺着数起，第八个字母是H。而这就是‘野兔’的第一个字母，于是我便投票赞成把头奖颁给野兔。从最后一个字母向上倒数的第八个字母，——这里我没有把AE这个字母算进去，我是故意漏掉它的，因为这个字母的读音不那么好听，而不好听的东西在我看来是不能算数的——便是S，因此我投票赞成蜗牛得二等奖。下一次比赛时，该轮到I得一等奖，R得二等奖！无论做什么事，都得讲究一定的顺序！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遵循的原则！”

“要是我不是评选委员会委员的话，我本来是要为自己得

头奖投一票的。”骡子说，“在评奖时，不应该仅仅考虑跑得多快，同时还应该考虑其他方面的条件。比方说，它能够背多重638.

的东西。不过，这一次我不愿着重强调这一点，也不愿意强调野兔在奔跑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机智，也不想强调为了迷惑行人的视线而向路边一跳，使人找不出自己藏在什么地方的那种狡诈。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值得我们考虑进去的，也是不应该把它忽略的，那就是人们称之为‘美’的东西。我特别看重‘美’这一方面。我喜欢野兔那双美丽、匀称的眼睛。看着这双眼睛真是令人赏心悦目。瞧，那双眼睛多么美呀！我好像从它那里看到了我小时候的眼睛。因此，我投了他一票！”

“嘘！”苍蝇准备说话了，“我并不打算长篇大论，只想讲这样一件事！毫无疑问，我知道自己不光可以跑得比野兔快，而且，前不久我还轧断了一只小野兔的后腿呢。当时，我正歇在一列火车的车头上，我常常这样做，这样我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己奔跑的速度。一只小野兔在前面很远的地方跑着，它根本没有想到我就坐在火车头上。最后，它不得不转弯、让开，于是，它的后腿被火车头轧断了，这都是因为我歇在火车头上呢。小野兔倒下来以后，我仍在继续向前奔跑。难道这不算是赢过了它吗？不过，我并不需要一等奖！”

“我觉得——”野玫瑰心里想，但是它没有说出来。因为它天性就不喜欢多说话，尽管它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也是一件好事。“我觉得阳光应该获得一等奖的殊荣，连二等奖也应该给它！它一瞬间就走完了无法计算的路程，它直接从很远的太阳那里走到我们这里来，而且它的光芒还那么强烈，使整个大自然都苏醒了。它还有这样一种美，玫瑰一见到它就脸红，散发出扑鼻的芳香！高贵的评委们看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要是我是太阳光，我就要用阳光刺它们一下！使他们明白这件事！——不过，这会使它们的头脑变得更加糊涂的，何况它们本来就已经很糊涂了。我还是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吧！”野玫瑰639.

这样想，“但愿树林里永远都是平静的！我们还是自己开花，散发香味，散散心，在歌声和传说中生活！不管怎样，阳光比我们所有东西的寿命都要长！”

“你们说来说去，一等奖的奖品是什么？”蚯蚓问。它睡过了头，直到现在才赶来。

“是免费进入菜园！”骡子说，“这是我建议的。野兔应该得到它，我作为一个有头脑、有影响的评委，特别考虑到了获奖人是否适用的问题，现在这样的奖励，就充分考虑到了野兔的需要！至于蜗牛，它可以坐在石头围墙上舔舔青苔，晒晒太阳，还可以得到评判速度委员会高级评委的职位。在委员会中，有一位专家总是好事！我可以说，我对未来寄予了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一串珍珠

—
在丹麦，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目前只有一条铁路。铁路把许多城市连接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串珍珠。这样的珍珠，欧洲已经有不少串了。其中，价值最昂贵的珍珠有：巴黎、伦敦、维也纳、那不勒斯……，许多人并不把这些大都市看成是最美丽的珍珠。相反，他们却把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当做自己最喜欢的珍珠，因为在这些小城里住着他们最心爱的人。是的，640.

这往往只是一个朴素的庄园，一幢隐藏在绿篱中的一所小房子。当火车飞驰而过的时候，它只是眼前闪过的一小点，谁也不可能注意到它。

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之间的铁路线上，究竟有多少颗这样的珍珠呢？能够引起多数人注意的一共有六颗。古老的记忆和 不朽的诗文使这些珍珠发出了灿烂的光辉，它们在我们的思想中也散发出夺目的光辉。

在腓德烈斯贝这片地区的山坡旁，矗立着腓德烈六世的宫殿，厄伦施莱尔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这个山坡附近，在松诺玛肯一片树林深处，这一串珍珠中的一颗在闪烁，人们把它叫做“菲勒蒙和博西斯的茅屋”，这里是两位可爱的老人居住的地方。拉贝克和他的妻子伽玛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屋子里，聚集着忙忙碌碌的哥本哈根知识界中的许多佼佼者，这里是知识界之家，——请不要说：“嗨，变化多大啊！”——没有，这里仍然是精神之家，是专门培育衰颓花草的温室！没有活力开放的花苞，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找到了存活的地方，直到最后开花、结籽。精神生活之家闪闪发光，散发着蓬勃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周围的世界，透过眼睛，射进灵魂的深处。这个沉浸在人间之爱的痴人之家，是一片神圣的地方，是医治有病的花木的温室。这些花木总有一天会被移植到上帝的花园去，在那里开花。这里现在居住着心智最弱的儿童。然而，这个地方一度曾是最伟、最能干的人物聚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接受特殊的教育，交流思想，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在这个“菲勒蒙和博西斯的茅屋”里，灵魂的火焰总是不断地燃烧着的。在赫洛尔泉边有一片国王墓群的小镇上，古老的罗斯基勒出现在眼前。教堂修长的尖塔顶部从这低矮的镇上一直升到空中，把它的倒影投在伊瑟海湾海面上。我们在这里只要寻找一641.

座坟墓，在珍珠放射出的晶莹光彩中去观察它。它并不是那位伟大的盟主、女皇玛格丽特的坟墓。我们在紧靠着它的白墙外边的教堂墓地里找到了这座坟墓，一块普通的墓碑盖在坟上，第一流的管风琴家、丹麦传奇文学的复兴者就安息在这里。我们心灵中的乐曲是那些古老的传说。我们知道，凡是有“清澈的波涛翻滚”的地方，“安居着一位国王”！——罗斯基勒，你这拥有国王墓群的城市！正是在你这颗珍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墓：在这块墓地的碑石上刻着一把竖琴和魏瑟这个名字

字。

我们来到林斯特兹城附近的西厄斯特兹。这里河床很低，生长着金黄色谷粟。离西厄奈利尔闺房不远的地方，停靠着哈格巴德的船。谁不知道与这里密切相关的哈格巴德和大火中的西厄奈利尔闺房的传说呢？它是个最热烈的爱情故事。

“密林环绕着美丽的索渝！”你这修道院城市的容貌在长满青苔的绿树林显露出来，青春的目光从索渝学院通过湖面一直望到外界的大路，静听着火车飞速穿过树林时发出的轰鸣声。索渝，你是一颗诗的珍珠，你保存着霍尔贝的骨灰！你那知识之宫像一只雄壮的白天鹅，矗立在树林边蓝色的湖畔。我们注视着这里，向着那个方向，寻找一幢像树林里一颗星形白花的、发出闪闪亮光的小屋。虔诚的赞美诗从这里传往全国，农民静静地倾听着里面传来的朗读祷文的声音，他们因此知道了丹麦逝去了的那些岁月。绿林和鸟儿的歌声和谐地联在一起，索渝和英厄曼的名字也是这样密不可分。

再往前就是斯莱厄瑟城——在这颗珍珠的光泽里，又反射出什么呢？安特沃尔斯考修道院早已不复存在。修道院那华丽的厅堂，就连以前曾遗留下来的那些孤寂的厢房也都荡然无存。但是，一个古老的遗迹仍然保留下来，并被人们不断地修葺。

642.

在那边山头上的一个木十字架，在传说中的远古时代，斯莱厄瑟的牧师圣·安德斯从睡眠中醒过来时，一夜之间就被人从耶路撒冷背到这里。科绪尔——你就出生在这里，是你给了我们：——严肃和戏谑。长存在锡兰之父克鲁兹的诗篇里。

你是语言和风趣大师！那个古老堡垒的坍塌残存的护堡堤，现在已经成了你儿时所居住地方的最后见证。当太阳下落时，它们的影子就指出了你出生的那幢房子。从堤上向斯普洛厄斯高地望去，当你还“很小的时候”，你看到了“月亮沉落到岛屿的后面”。你用壮丽的诗篇歌颂是不朽的，正如你歌颂瑞士的群山一样。你在世界的迷宫里漫步，你发现——

什么地方的玫瑰也没有这样艳丽，
什么地方的荆棘也没有如此纤细，
什么地方的床榻也没有这样柔软，
就像我们童年时睡过的那般甜蜜。

啊，你这歌颂热情的美妙的歌手！我们用车叶草为你编织了一个花环，并把花环抛到海里，让波浪把它带到埋葬着你的基勒海湾去吧。这花环为你带去年轻一代对你的敬意，也带去了你的故乡科绪尔对你的问候。

——科绪尔，这串珍珠在这里结束了。

二

“一点不错！这确实是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的一串珍珠。”外祖母听到刚才念出来的这一段话后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串珍珠，而且早在40多年前就是这样。”她说。“那时，蒸汽机

643.

还没有出现。你们今天只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的路程，我们花好几天才能走完。那是 1815 年，那时我才 21 岁。正是青春妙龄！即使我现在已经 60 多岁了，但也还是美好的年华，充满了幸福呢！——我年轻时，在心目中，我们把哥本哈根看成是全世界所有城市中最大的。是的，和现在比起来，那时能到哥本哈根去一趟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的父母在离开那里 20 年以后还想去看看，于是，他们带着我一起去。这一趟旅行，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不知谈论了多少年，这个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我觉得，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生活很快就要开始。

“大家都忙着缝缝补补，打点行装，我们总算就要动身了。是的，有许多好朋友前来为我们送行，并祝一路顺风！这的确是我们一次了不起的旅行！上午，我们乘坐霍尔滕式马车离开奥登斯。一路上，整条街上的熟人都从窗子里向我们点头致意，一直到我们差不多完全出了圣约恩城门。天气非常晴朗，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以至我们都忘记了到纽堡是一段漫长、艰苦的旅行。我们到达纽堡时，天黑下来了。邮件要到夜里才能全部到来，而在邮件没有送到之前，船是不能开行的。接着，我们上了船，我们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大海显得那样平静。我们没有脱衣就躺下了。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走到甲板去时，大雾弥漫，四下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我听到了公鸡的叫声，同时也觉得太阳好像已经升起来了，远处还传来教堂的钟声。我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呢？等到大雾消散时，我才知道，原来仍停在纽堡附近。白天，尽管不停地吹来风，但仍然是逆风。船帆一下子转向这边，一下子又转到那边，最后总算还顺利，在晚上 11 点钟时，我们终于到达了科绪尔。也就是说，我们花了整整 22 个小时才完成了这 16 海里路程。

644.

“我们踏上陆地时，心情都很愉快。然而，到处都是一片黑暗，路灯也不是很亮。对我这个从没有离开过奥登斯的人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陌生。

“‘瞧，巴格森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的父亲说，‘毕尔克诺也曾在这里生活过。’

“我觉得，这座满是矮小房子的古城一下子变得光明、高大起来。此外，我们对自己又能在陆地上行走感到很高兴。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离开家乡以来所看到所经历过的一切全都浮现在脑海中。

“第三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得爬起来。从这里到斯莱厄瑟必须经过一段很难走的路，这条路到处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斯莱厄瑟前面的那一段路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希望及时赶到‘螃蟹客栈’，这样，我们就能在白天到达索渝城，去看望‘磨坊主的埃弥尔’。我们大家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是的，他就是你们的外祖父，是我那位已经去世的丈夫、牧师。当时，他正在索渝读书，刚刚通过了他的第二次考试。

“我们在午后到了‘螃蟹客栈’。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我们整个旅途中最好的一家客店。这一带的确也是最美丽的，你们不得不承认，即使今天那里也是最美丽的。普兰姆拜克是一位精明的女人，也是‘螃蟹客栈’的店主。店里所有东西都像一张擦洗得非常干净的肉案一样，墙上挂着的玻璃镜框里，有巴格森写给她的信，这的确值得一看！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随后，我们到了索渝，见到了埃弥尔。你们肯定可以想象得到，他见到我们时非常高兴，而我们见到他也非常高兴。他接待得很热情，很细致、周到。我们随他一起参观了教堂，那里有阿布萨隆的墓和霍尔贝的棺材，还有古代僧侣的刻字。

645.

我们乘船到了‘帕尔纳斯’，这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找一处什么可以写诗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是索渝，而且是处在这个地方那安静、秀丽的大自然怀抱中。

“我们在月光下，在他们把它叫做‘哲学之路’的道上漫步，这是一条沿着湖水的小径，它还一直通向‘螃蟹客栈’的大路。埃弥尔一直陪着我们，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父亲和母亲发现他已经长成一个聪明的美男子了。他答应我们，五天后一定回到哥本哈根他的家里，跟我们一起多呆一些日子。你们知道，这时已是圣灵降临节了。在索渝和‘螃蟹客栈’度过的那几个小时，它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珍珠。

“接下来的第四天早晨，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因为到罗斯基勒，我们还得走很长一段路程。我们必须很早就赶到那里，这样，我们才能看见教堂，而在当天晚上顺便还要去拜访一位老同学。一切都按计划做到了。这天晚上，我们在罗斯基勒过夜。次日，去哥本哈根的路是最糟糕、路面破损最严重的一段，所以，一直到吃中饭的时候，我们才到达哥本哈根。总之，从科绪尔到哥本哈根，我们花了将近三天的时间。而现在，同样的路程你们只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就足够了。

“这一串珍珠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比以前更加昂贵，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珠串却变新了，变得美好了。我和我的父母在哥本哈根一共住了三个星期，埃弥尔和我们在一起整整呆了18天。当我们从哥本哈根返回菲因岛时，他也随我们从哥本哈根到了科绪尔。我们分手之前，已经订了婚。现在，你们应该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我把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叫做一串珍珠了。

“后来，埃弥尔在埃森斯得到了一份圣职，我们也就结婚

646.

了。我们常常谈起这次哥本哈根之行，也谈到了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再作一次这样的旅行。可是，先是你的母亲出生了，接着，她又有了弟弟、妹妹，要忙着照料、及时去办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当父亲的又升了职，当上了牧师。是啊，

一切都是非常愉快和幸福的。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到哥本哈根去了。尽管我们经常想着它、谈论着它，可我一直没有再到那里去过。现在，我已经老了，别说是过去那种旅行了，就是坐火车旅行也再没有力气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火车的。有了火车毕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有了它，你们才可以很快地回到我的身边！

“现在从奥登斯到哥本哈根，已经比我年轻的时候从奥登斯去纽堡远不了多少。现在你们可以乘坐快车到意大利去，所花去的时间跟我们当时到哥本哈根差不多！这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哪里也不想去了，让别人去旅行吧，让别人来到我的身边！可是，你们不应该因为我呆在家里不出去就来笑话我！我还有另外一次比你们更了不起的旅行在等着我呢，这将是一次比你们乘坐火车还要快的旅行：在我们的上帝愿意时，我将旅行到你们的外祖父那里去。在这之后，当你们已经完成了使命，在这个幸福的世界里享受了你们的人生以后，我知道，你们也将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于是，我们又会在一起谈论着我们在这个尘世里的日子。相信我吧，孩子们！即使到了那里，我也会自豪地说：‘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的确是一串可爱的珍珠呢！’”

647.

老单身汉的睡帽

哥本哈根有一条街，这条街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赫斯肯街”。它原本是德文。不过，人们在这里却把德文弄错了：应该把它读成Hauschen，意思是“小屋子”。许许多多年前，这里并没有什么大的建筑，只有一些小房子，和木棚子差不多大。当然，它们比集市上搭的木棚要大一点，还开着窗子，但是，窗框里镶的不是牛角皮，就是膀胱皮。因为当时把所有的窗子都镶上玻璃实在是太贵了一点。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就连曾祖父的曾祖父谈起它的时候，也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由此可见，这已经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不来梅和吕贝克的富商们经常到哥本哈根来做生意。他们自己并不来，而是派他们的伙计来。这些人就住在这条“小屋街”上的木棚子里，销售啤酒和调味品。

德国啤酒是一种很好的饮料，品牌繁多：有不来梅、普鲁星、埃姆斯的啤酒，——是的，还有不伦瑞克的烈性啤酒。调味品的品种也不少，有番红花、大茴香、姜，特别是胡椒。胡椒在这里是最有意义的。因此，在丹麦的那些德国伙计得到了一个绰号：“胡椒汉子。”这些德国伙计在丹麦不能讨老婆，这是他们在出国前就订下来的必须遵守的条件。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即使老了后，也得自己照料自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还得压抑自己的感情，当然是指他们还有感情冲动的话。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变成了孤独的单身汉，他们的思想很古怪，生活习惯也很怪僻。人们把这些已经达到一定年纪但还

648.

没有结婚的人就叫“胡椒汉子”。

“胡椒汉子”成了人们打趣的对象。人们说，这些人应该戴一顶睡帽，躺下睡觉时，把帽子拉下来遮住眼：

砍哟，砍哟，把柴砍，

唉！这些可怜的单身汉！

戴顶睡帽爬上床，

还得自己把烛点！

是啊，大伙儿就是这样唱的！人们常常拿这些胡椒汉子和他的睡帽开玩笑——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他们对单身汉和他的睡帽知道得太少的缘故。——唉，这种睡帽谁也不应该有！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早时，当时的小屋街还没有铺上石块。人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尽踩在路上的坑里，就像在一条非常破烂的、满是坑洞的路上行走一样。这条街非常窄，小房子一所挨着一所，和对面的距离很短。夏天时，常常有人把布篷从这边的屋顶扯到了对面的屋顶上。在这种情况下，胡椒、番红花和生姜的味道就比平时更加的冲了。

在柜台后面站着的没有几个是年轻人，他们大多是老头。

但是，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些人物：戴着假发、睡帽，穿着紧腿裤，里面穿着背心，外衣的扣子全都扣得整整齐齐的。虽然曾祖父的曾祖父可能是那样穿着的，因为画像上就是这样画的。而“胡椒汉子”是花不起这笔钱，请人来为自己画像的。如果有人把他们中的某一位站在柜台后面，或者在礼拜天的日子里悠闲地走向教堂时的那副样子画下来，那倒是很有收藏价值的一幅画像。他们的帽顶很高，帽檐也很宽，年轻的

649.

伙计们有时还喜欢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毛料衬衫总是被一副烫得很平整的麻料硬领遮着，上衣紧紧地，扣子全都扣齐了，大擎宽松地罩在身上，裤脚一直扎进宽口鞋里，他们是从来不穿袜子的；腰带上挂着吃饭时用的刀子和钥匙，是的，为了自卫他们还在腰带上插着一把很大的刀子，这样的武器在那个年代里是经常用得着的。

老安东，小屋街那边一位年纪最大的“胡椒汉子”，在喜庆的日子里正是这样的装束。不过，他没有戴高顶帽，而只是戴着一顶便帽。便帽下面还有一顶针织的小帽，也就是地地道道的睡帽。如果要画像的话，他是一个很值得画下来的人物。他瘦得像一根棍子，眼角、嘴边全是皱纹；他的手指和手指节都很长，眉毛是灰色的，密得像两片灌木丛。他的左眼上方耷拉着一撮头发，虽然这并没有使他显得更加漂亮，但是却使他非常容易被辨认出来。他来自不来梅，他的老板就住在那里。他是图林根人，是从艾森纳赫来的，紧挨着瓦尔特堡。尽管老安东不大谈到这个地方，但在他的心里，他更加惦记着它。

这条街上的老伙计们并不经常聚在一起，他们各自呆在自

己的店铺里。傍晚时，这些店铺很早就关门了，店堂里显得很暗。只有一丝微光从顶棚很小的牛角窗子透进来。在屋子里，老单身汉经常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德文本的《赞美诗集》，口里轻轻唱着他的晚祷赞美诗。有时，他在屋子里东摸摸，西找找，一直折腾到深夜，这样的生活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有趣！要知道，在异国的土地上，作为一个异客，其境况是非常凄凉的！除非你妨害了别人，否则，谁也不会来理你。

夜里，当外面一片漆黑，而且下着大雨或小雨时，这一带就显得更阴暗、荒凉了。这里看不见别的什么灯，只有挂在街头墙上圣母像前那盏惟一的小灯。街的另一头对着斯洛特霍尔650。

姆，在那里不远处，可以清楚地听到木水闸那边单调的流水声。这样的夜晚实在是太漫长、太寂寞了。把东西装好再拿出去放好，收拾一下屋子，或者擦擦称东西的秤，这并不是每天都要做的事，于是，他们总是找点别的事情来做。老安东是这样来打发他的时间的：他自己补衣服，补鞋子。等到他最后躺到床上睡觉时，他就习惯性地戴上他的睡帽，把帽子拉得很低。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把帽子推上去，看看烛火是不是完全熄了。他用手摸一摸灯，把灯芯捻一下，然后又躺下，翻转一下身子，又把睡帽拉下一点。到了这时，他的心里往往又会想，是不是下面那个小火炉里的煤每一块都燃尽了，是不是所有的火星都扑灭了，要知道，一点小小的火星，都有可能燃起来、酿成大祸呢。于是，他又会爬起来，爬下梯子，那还称不上是楼梯呢。当他走到那个火炉旁的时候，看不到一点火星了，他才会转身回去。然后，常常是当他走了一半时，他又会想起门闩是不是插好了，窗子是不是关上了。是啊，他那双瘦腿只好又走下来。当他再爬到床上的时，他已经冷得发抖了，牙齿也冷得直打哆嗦，因为寒冷这种东西是在知道自己快要呆不长久的时才显得特别猖狂的。他把被子拉上来，盖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再把睡帽拉得更低一点，一直把眼睛完全盖住。这时，一天的买卖生意和与此相联系的艰难苦楚，全都抛之脑后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一些很愉快的事。因为每到这时，他又会想起许多往事。去放窗帘的时候，窗帘上常常别着缝衣针，一下子又会被这些针扎着。“噢！”这时，他会叫起来。针扎进肉里，痛得要命，于是，眼泪也会不知不觉地流下来。老安东也经常被针扎，双眼常常流出大滴大滴的热泪，每一滴都像是最明亮的珍珠。泪水有时落在被子上，有时落到地上，那声音就像一根痛苦的心弦断了一样。泪水当然是会干的，它们又燃烧651。

成了火焰，为他照出了一幅生命的图画，一幅在他心里永远也不会消逝的图画。如果他用睡帽把眼泪擦干的话，那么，眼泪和图画也就没有了。可是，这些图像之所以出现的缘由却还在，并没有消失，它还藏在他内心深处。这些图像并不像现实生活那样，它们出现的往往是最令人痛苦的一幕，同时，那些令人

心碎的快乐的一幕也一齐涌上心头，也正是这些撒下了最深的阴影。“丹麦的山毛榉树林是非常美丽的！”人们说。可是，对安东来说，瓦尔特堡一带的山毛榉树林却更美一些。在安东的眼里，在山崖石块上那个雄伟的骑士宫殿旁生长着的老橡树，比丹麦的橡树更加威严，更加宏伟。石崖上长满了长青藤，苹果树上也开满花，这些花比丹麦的更香。所有这些，他现在还可以感觉得到，也触摸得到。于是，一滴眼泪滚了下来，声音清脆，晶莹闪亮。在这滴眼泪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正在那里玩耍。

男孩的脸红扑扑的，金黄色的头发蜷曲着，眼睛是蓝的，很诚实。这是一位富商的儿子，小安东，就是他自己。小姑娘长着棕色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她看上去很聪明，也很伶俐。她是市长的女儿，莫莉。这两个孩子在玩一个苹果，他们摇着苹果，想听听里面的苹果核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他们把苹果切成了两半，每个人分了一半。他们把里面的苹果籽也平分了，也全部吃掉了，只留了一粒苹果籽没有吃。小姑娘提议把这粒埋在土里。

“以后，你将看到它长出什么，那是你完全意想不到的。它会长出一棵完整的苹果树！当然，它并不会马上就长出来。”他们把苹果籽埋在一个花盆里。两个人都非常热心，小男孩用手指在土里刨了一个小坑，小姑娘把苹果籽放了进去，然后

652.
后两人一起用土把它盖好。

“明天早晨时，你可不能把它挖出来，看看它是不是已经长根了。”她说，“这样是不行的！以前，我就对我的花这样干过，只干了两次，我想看看它们是不是已经发芽了。那时我太不懂事了，结果那些花全都死了。”

安东把花盆搬到了自己家里。整个冬天，他每天早晨都去看它。可是，除了黑土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春天来了，太阳照得很暖和。从花盆里冒出了两片小小的绿叶！

“它们就是我和莫莉！”安东说，“真美啊！”

不久，又长出了第三片叶子。这一片又代表谁呢？是的，后来，又长出了一片，接着又是另外一片！它一天天地长大了，最后长成了一棵苗。这一切，现在都映在一滴眼泪里，又被擦掉了，不见了。但是，它又可以从泉眼里再涌出来，——从老安东的心里涌出来。

在艾森纳赫附近有不少石山。其中，有一座圆圆地立在那里，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片灌木丛，连一根草也没有。它被人们叫做维纳斯山，因为这里面住着维纳斯夫人，她是异教徒时代的女神之一。人们也把她叫做霍勒夫人。当年，艾森纳赫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她的故事。她曾把那位瓦特堡的民歌手、高贵的骑士汤豪舍引诱到了这座山里。

小莫莉和安东常到这座山里去。有一次，莫莉说：“你敢不敢敲一敲这座山，大声喊：霍勒夫人！快开门，汤豪舍来

了！”安东不敢，而莫莉却敢。但是，她也只敢高声喊出前面几个字：“霍勒夫人！”后面的字她只是对着风哼了哼，很含糊，连安东都没有听清她说了些什么。她看上去很勇敢。平时，和莫莉在一起玩的小姑娘都想去亲他，而他偏偏不愿意被她们亲吻，同时千方百计躲避着她们，这样一来，这些小姑娘们越

653.
发想去亲他。当莫莉和其他小姑娘在花园里碰到他时，只有她一个敢去亲吻他。

“我敢去亲吻他！”她骄傲地说，搂着他的脖子，这是她的虚荣心。安东只好让她吻了一下。

莫莉是多么漂亮，多么大胆啊！听说，住在山上的霍勒夫人长得是很美丽的。可大家都说，她是那种具有诱惑力的恶魔的美。最高境界的美要算是圣洁的伊丽莎白身上的那种美。她是保护这块土地的女圣人，是图林根虔诚的公主，她的善行被编成了传说和故事，在许多地方广为称颂。她的画像挂在教堂里，四周还装点着许多银灯。——可是，她一点也不像莫莉。两个孩子栽种的那棵苹果树，一年一年长大了。它已经长得那么大了，他们不得不把它移植到花园里去，让它在大自然里享有足够的新鲜空气、露水和和暖的阳光。这棵树长得很结实，已经能够抵御冬天的寒冷了。在严峻的冬天过去后，它在春天里开出了花，显得非常欢乐。秋天时，它结了两个苹果，莫莉一个，安东一个。它是不会结得少于这个数目的。

这棵树仍在不停地生长着，莫莉和树一样也在成长着，她就像一朵苹果花那样清新、美丽。可是，安东不可能永久地欣赏这朵花了。一切都在变化，莫莉的父亲离开了老家，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而莫莉也跟他一起去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汽船可以把他们的旅行缩短成几个钟头。但是，在那个年代里，从艾森纳赫往东走，到图林根最边远的那个叫做魏玛的城市，却需要花上比一天一夜还要多的时间。

莫莉哭了，安东也哭了。是啊，他们的眼泪都包含在一颗泪珠里，这颗泪珠有着快乐的粉红色和美丽的光芒。莫莉说，她爱他胜过爱魏玛的一切美景。

一年过去了，两年、三年也过去了。这期间，他收到了两

654.
封信。一封是由一位做生意跑运输的人带来的，另一封是由一位游客带来的。路途是那么遥远，那么艰难，而且弯弯曲曲，需要经过许多城市和乡镇。

莫莉和安东常常听到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故事。而他常常从这个故事联想到他自己和莫莉。尽管特里斯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在苦难中生长的”，但这一点也不符合安东的情况。同时，他也不愿意像特里斯坦那样，产生出“她已经忘掉了我”的想法。可是，伊索尔德并没有忘掉她的心上人。他们两人死后，被人们各自埋在教堂的一侧。然而，他们两人的坟上各长出了一棵椴树，一直伸到了教堂的顶上，把它们盛开的花

朵交织在一起。安东觉得，这个故事实在太美了，但也很悲惨，而他和莫莉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这样的。于是，他不由得哼起了游吟诗人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的一首小诗：

荒原上的椴树下——

他特别觉得这一段是特别的美：

在沉静的山谷里，

在密密的树林中，

坦达拉莱依！

飘来夜莺的歌声。

他常常把这首歌挂在嘴边。当他骑着马走在满是坑洞的道路上奔向魏玛去看望莫莉时，他在月色明亮的夜晚，唱着这首歌，也用口哨吹着这首歌。他要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她的面前。他受到了她的欢迎。杯子里倒满了酒，宴会上欢歌笑语，高贵的宾客，漂亮的房间和舒适的床。然而，这一切都完全不

655.

像他想象的、梦寐以求的那样。他不理解自己，他也不能理解别人。但是，我们却能理解这一切：你可以被人请到家里，也可以与这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你的心里仍不踏实。彼此之间的交谈，就像是坐在驿邮马车里交谈一样；彼此都认识，就像是在驿邮马车上认识的一样；彼此都感到不方便，希望自己或者这位好同伴尽快离开这里。安东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是一个有什么就讲什么的姑娘，”莫莉对他说，“我要亲口对你把话说清楚！当我们还只是孩子时，我们曾在一起相处过。从那时起到现在，又经过了漫长时间，我们彼此之间也有了许多变化。习惯和意志控制不住我们的感情。安东，我不希望你把我看成是很坏的人或者是仇人。不久，我就要远离此地了。——请相信我，我对你确实有好感。可是，爱你，像我现在长大以后所理解的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那样地爱你，我却从来也没有过！——你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再会了，安东！”

安东也向她道了别。他的眼里没有流出一滴眼泪。他感到再也不是莫莉的朋友了。一块炽热的铁和一块冰冷的铁，当去吻它们时，我们的嘴唇产生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它们同样刺痛了嘴唇。他心里既充满了爱，也充满了恨。

他要尽快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一切。于是他快马加鞭，不到一天一夜就回到了艾森纳赫。可是，这种飞快的奔驰把他的那匹马累坏了。

“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我也毁了。我要把所有令我想起她的东西统统毁掉，包括霍勒夫人、维纳斯夫人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女人！——我要把那棵苹果树砍掉，把它连根挖出来，使它再也开不了花，结不了果！”

可是，苹果树并没有被毁掉，他自己却被毁掉了。他躺在

656.

床上，发着高烧，再也起不来了。什么东西才能使他振作起来

呢？这时，他得到了一种能够救治他的药，一种最苦的、能够在他有病的身体和他那萎缩的灵魂里翻腾的药：安东的父亲再也不是富有的商人了，艰难的日子、考验的日子来到了他的家门前。不幸的事接踵而来，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一下子冲进了这曾经富有的家庭。父亲成了穷人，悲伤和苦难把他折腾得瘫痪了。安东不可能老是沉浸在爱情的痛苦里，不可能老是想着对莫莉的怨恨，他有很多别的东西要想了。他必须挑起一家之主的担子，他必须安顿好家里，料理好家务，自己动手，自己投进这个茫茫的世界，去挣钱养家。

安东来到不来梅，他在那里尝到了无边的贫穷的滋味，也度过了困难的日子。这段艰辛的岁月使他的心肠变硬了，也使他的心肠变软了，而之所以变软了，常常是因为自己过于软弱了。

这世界现在是多么不同了啊！与他孩提时代所想象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游吟诗人的歌现在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阵废话而已！有时他就是这样想的。不过，在另外一些时候，这些诗歌又在他的心里响起来，他的思想又变得虔诚起来了。

“上帝的旨意总是最好的！”他这样说，“上帝没有让莫莉的心总是眷恋着我，这实在是一件好事。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幸福现在不是已经离我而去了吗？在她知道我破产之前，在她想不到我那富裕的生活将出现这样重大的改变之前，她就离开了我，这是上帝对我的仁慈。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最合理的！一切正在发生的也都是明智的！这都不能怪她，而我却一直对她怀着深深的敌意！”

许多年过去了。安东的父亲与世长辞，他们的老屋已经住进陌生人。安东很想再去看看它。他那位富有的主人因为生意

657.
上的事派他出差，他顺路回到了他的故乡艾森纳赫城。那座古老的瓦尔特堡依然矗立在上，刻着“修士和修女”的山崖依然如故，一点没有改变。巨大的橡树仍像他儿童时代看到的那样，显露出同样鲜明的轮廓。维纳斯山赤裸裸地兀立着，发出灰色的光。他很想从心里喊一声：“霍勒夫人，霍勒夫人！请把山门打开吧，让我躺在故土家园安息吧！”

这是一种有罪的想法，他连忙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这时，一只小鸟在灌木丛里唱起来。那支游吟诗人的歌又回到他心里：
在沉静的山谷，
在密密的树林，
坦达拉莱依！
飘来夜莺的歌声。

他含着眼泪看着这座孩提时代的城市，他不禁想起许多往事。父亲的房子仍然与以前一样，没有多少改变。只是那个花园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条田间小道从花园的一角横穿出来。他没有毁掉的那棵苹果树还立在那里，不过，它现在的位置已经是在花园的外面了，在这条小道的另外一边。太阳仍和往日一

样温暖地照在这棵苹果树上，露水依然滋润着它，它结着满树的果实，连枝子都被压得弯到了地面。

“它长的真茂盛！”他说，“它还会长的！”

尽管如此，它还是有一根很大的枝子被折断了，是一双让人讨厌的手干的。你们知道，这棵树离小道是太近了。

“人们把它的花朵摘下来，连感谢话都不会说一句，他们还偷摘果实，折断树枝。可以说，我们谈论这棵树，就像谈论某个人差不多。当一棵树躺在自己摇篮里的时候，哪里会想到658.

它会落到今天这步天地呢！在它生活开始的时候是那么的美好，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它还是被遗弃、被遗忘了。本来是一棵花园里的树，现在却成了沟边上的一棵普通的树，站到田头路边！它立在那里，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只好任人劫掠和攀折！尽管它没有因此而枯萎，但它的花将会一年年减少，接着是不再结果，直到最后！——是啊，这一切也就这样结束了！”

安东在这棵树下想了很多。这也是他在孤寂的小屋里，在木房子里，在异国的土地上，在哥本哈根的“小屋街”，他在许多夜晚常常想到的。是他在不来梅的主人——那位富有的商人——把他派到这里来的，条件是，他不能在这里结婚。

“结婚！哈哈！”他深沉奇怪的大笑起来。

冬天来的很早，寒气袭人。屋外是暴风雪，凡是能够呆在家里的人都尽量呆在自己的家里。这样，住在安东对面的邻居自然也就没有注意到，安东的店铺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开门了，而他本人也没有露面。这样的天气里，如果没有非常必要的事情，谁又愿意跑到外面去呢？

那是一段灰色、阴沉的日子，对那些窗子上没有镶玻璃的屋子来说，这里几乎全是黑夜。老安东已经整整两天没有离开过他的床，他没有气力起来了，外面那寒冷的天气都快把他冻僵了。这个被世人遗忘的“胡椒汉子”躺在床上无人照料，而自己又无法照料自己，他连伸手去拿床边的一个水罐的力气也没有了。水罐里的最后一滴水被他喝光了。他既没有发烧，也没有生病，是他的年龄把他打垮了。他躺着的那块地方，简直被无休无止的黑夜笼罩了。一只小蜘蛛，他已经看不见了蜘蛛，正在兴高采烈、忙忙碌碌地围着他的身体织了一层蛛网。它好像是在编织一面哀伤的纱，以便在这位老单身汉闭上眼睛的那天铺在他的身上。

659.

时间过得非常慢，显得非常长，而且像死一般的空洞。他眼泪已经干了，他没有感到什么痛楚，他的心里也没有莫莉的存在了。他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个世界以及现实生活的喧嚣已经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仿佛躺在这一切之外，谁也不会想到他。在短暂的瞬间，他感到了饥饿，感到了渴，——他感觉到了！可是，既没有谁来看他，也没有谁来喂他。

他想起了那些生活艰难的人，他想起了圣洁的伊丽莎白还

活在世上时。她，是他的家乡和他儿童时代的女神，图林根王子的夫人，一位高贵的夫人。她常常走进最贫困的人家里，给病人带去食品和精神安慰。她那虔诚的善行在他灵魂中闪闪发光。他还记得，她对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是如何送去安慰的话语的，她替那些受伤的人裹伤，给那些挨饿的人送饭，尽管她那位严厉的丈夫常为这一类的事而恼怒。他还记得那个关于她的传说，有一次她提着满满一篮食品和酒出门，一直监视着她行动的丈夫走过来，气愤地问她，她手里提着的是什么。她害怕得抖起来，她在恐慌中回答说，篮子里装的是她在花园里摘下来的玫瑰。他的丈夫把篮子上盖着的白布揭开，这时，这位虔诚的妇人面前出现了奇迹：面包、酒和篮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都变成了玫瑰！

老安东的心里充满了对这位家乡女圣人的回忆。现在，她就活生生地出现在他沮丧的眼神里，出现在丹麦国土上这个简陋的木棚里，出现在他长着蛛网的床边。他把头伸出来，用温和的眼光望着她。于是，他的四周都变成了玫瑰和阳光。这些花朵和色彩又伸展开来，连成一片，发出了香味。这时，他闻到了一种特别美的苹果香味。他好像看到了一棵盛开着花朵的苹果树，这就是他和莫莉用苹果籽种下的那一棵。

这树把自己芬芳的花瓣撒到他的身上，使他那张发烧的脸

660.

冷却下来；花瓣落到他那干渴的嘴唇上，就像是给他送来的面包和酒；花瓣落到他胸口上，他感到一阵轻松，很安详，他昏昏欲睡。

“现在我要睡了！”他平静地对自己轻声说道，“睡眠使人恢复精神！明天我就可以起床了，又会变得好起来的。真好啊！这棵用爱心种下的苹果树，我已经看到它开花结果了！”

这样，他说着、想着，就这样睡着了。

第二天，也是他的店铺关上门的第三天，暴风雪停止了。

对面的一位邻居到他木屋子里来了，他来探望这位一直没有露面的老安东。安东直直地躺在床上死去了，他的双手还紧紧地抓着他的那顶老睡帽！在他入殓的时候，人们没有把这顶睡帽戴在他的头上，因为他还有一顶崭新的白色睡帽。

他流过的那些眼泪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那些珍珠都到哪里去了呢？它们都装在他的睡帽里，——真正的泪是根本无法洗掉的。——它们留在那顶睡帽里被人遗忘了。——那些旧时的回忆、思想和梦，是啊，它们依然保存在“胡椒汉子”的睡帽里。你想都不要想去得到它！它会使你的脸烧得通红，它会让你的脉搏加快，它还会叫你做梦，这梦就像真的一样！在安东死后，戴过这顶帽子的第一个人就有这样亲身的体会。这个把它戴上的人——不过这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是市长本人。这位市长夫人生了11个孩子，家里日子过得很好。但他一戴上它，马上就做起了梦，他梦见了失恋、破产和缺吃少穿的日子。